

香港第一健笔

林行止

投资
100谈

林行止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香港第一健笔·

林行止投资 100 谈

林行止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行止投资 100 谈 / 林行止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4

ISBN 7-5074-1273-3

I . 林… II . 林… III . 投资 - 基本知识
IV . F8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543 号

责任编辑 何玉兴

封面设计 孙 岩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84275833 传 真 84278264

电子信箱 cncity@peoplespac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9.75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导读：林行止其人其事

易宪容

一、引论

林行止是林山木的笔名。他是香港《信报》的老板。在中国内地，林行止的名字还不是那样远近闻名，但是在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世界里，林行止的名字与香港《信报》的“政经短评”及“林行止专栏”的互动，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对林行止更是赞誉有加，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杜南发早在 1980 年就指出：“10 年前，武侠大家金庸以历史人文睿智，撰写《明报》社评，独领一时风骚，备受好评。今天，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不可不读的香江第一健笔，则属林行止的‘政经短评’。”也有人言：“如果说查良镛是香港 60 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代宗师，那么系出‘明’门、师承查良镛的林山木，则是 80 年代的个中翘楚。”还有人称林山木先生为“香港社会的良知”、“中文世界财经新闻的权威”、“香港最有影响力的 100 人之一”、“当今中文世界最成功地将知识和意识形态商品化的文化商人”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民众的评论，还是官方（英国女王授予林山木 OBE 勋章）及组织（某大学授予林山木荣誉博士学位）

的认可,都足以说明林行止的工作对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面对着一代“财经权威”,我们不仅需要的是高山仰止,更需要的是走近静观,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分享他成功的喜悦,以便让社会中每一分子都能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有益于我们的社会。这样,我们社会的文明就会似“芝麻开花节节高”。正是在这意义上说,如果本文能够把林行止的其人其事跃然纸上,让民众对林行止先生有所了解,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以此为肇端,人们就会循其心路去寻找他们所要阅读的书,去追求他们所要获得的知识,去了解一代文化学人的成长历程。

林行止与香港《信报》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文章以当今世界变化的经济事件为经纬,剖析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发展趋势,还在于其笔触冷静、观察入微、思路缜密、析断明澈、论证精要准确,备受广大读者称道传诵,海内外报纸竞相转载,更成为国内财政高层案头必备。林行止并不像有些文人那样矫饰,他明言,《信报》的宗旨就在于如何传播现代经济知识,就在于如何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赚钱的工具,即教人如何赚钱。《信报》就是为生意人办的报纸。怪不得也有人把整个《信报》称之为只有一个“钱”字。

事实上,自《信报》创刊之时,香港经济一日千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很快地跃为世界最富有的社会,其

GDP 水平早就在英法等老牌发达国家水平之上，民众的富裕程度内地更是无法相比。香港民众的富裕虽有其天时地利，也有香港人的勤奋与汗水，但怎么也不可否认占香港财经媒体主导地位的《信报》对香港民众的影响。不少香港人的求富之道也就在《信报》浸润下自然生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从林行止近 70 册的作品中选编《林行止炒股 100 谈》、《林行止投资 100 谈》两书献给国内读者，或许国人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找到一些适应于自己条件的致富之道。

其实，在中国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里，每一个人的面前都存在着许多发财致富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握它。就像我常对人所说的那样，“北京遍地是黄金，就看你会不会捡。”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把握住自己身边的机会，一些人则与机会失之交臂，为什么？问题就在于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或意识到这些机会。我选编的林行止这两本书，当然不是个人致富的灵丹妙药，更不是借他人之经验可以硬套自己之行为的模式，但它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个人对经济生活的体悟，是能够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启示的。人们从这种启示中加深对自己经济行为的体悟，并从中寻求一种适应于自己的致富之道。如果能够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二、林行止生平简介

林行止，本名林山木，1940 年出生在广东潮州地区

一个艺术之家，父亲为陶艺家，母亲为音乐教师。童年时受尽了苦难的历练，也由此体悟了更多的人生真谛。这种历练为他日后的成长、人格的形成、价值观的取向及人生追求的锲而不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林山木开始进入社会做事。60年代初在《明报》做资料搜集员，由于聪颖好学、工作努力，深受当时《明报》老板查良镛先生的赏识。1965年渡洋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留学，主修经济学。在留学期间，尽管生活并不是太如意，工作时对功课念念不忘，上课时又感到筋疲力竭，但是林山木还是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其处境与人生，一边课余打工，一边为报纸撰稿，用趣味盎然的文字来化解“吞到肚中的泪水，抒发脑中的积闷”。这里既有留学的艰苦，也有为学的乐趣。后来林山木把这个时期的文章汇集成《英伦风采》四册，正是这个时期留学生活的写照。书中既有对英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也有个人面对英人实际生活的观照，更有个人对留学生活的历练与体悟等各个方面；娓娓道来，把读者带入60年代英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林山木先生后来没有循其所喜爱与兴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而是与那些“没有灵气”的经济数据、股票价位、统计报表等“俗物”打交道，但其活泼的文字、从日常生活中知微见著及把经济学术语口语化的风格则始终如一。而这点则是林山木及《信报》得以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林山木 1969 年学成后回到香港，被查良镛任为《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主管经济版。林山木主持《明报晚报》时期，恰巧遇上香港战后第一个股市狂潮。那个时期，一般的新闻报纸都不设财经版，《明报晚报》则独辟蹊径，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这正好吻合了当时社会民众的需求，因此，其报纸出刊后深受广大股民欢迎。很快，林山木主持的《明报晚报》就成了民众心中的“财经权威”。在那种民众对投资知识和资讯缺乏、股民对股市相对盲目无知的时候，其报纸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实在非同小可。而且林山木当时主持的《明报晚报》，不只是广泛介绍各种投资技术和知识，亦有专栏作者对股票的股评，这些股评都好像有点石成金之术，几乎任何股票，一经评点，都会身价十倍，股价节节上升。由此，林山木在报纸上介绍当年新颖投资分析与管理理念而在财经报道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

1971 年，林山木与骆友梅在香港结婚，当时骆友梅任职电视台，是香港第一位作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女记者。而与骆友梅的结婚也为林山木人生的道路上涂上浓重的一笔。因为正是这位伟大的女性，与林山木一起分担创业的艰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在主持《明报晚报》3 年之后，林山木写作的财经文章基本上炉火纯青，自己创业的人力资本与基础也水到渠成。1973 年 7 月 3 日，林山木与夫人骆友梅创办的

《信报》正式开业。但《信报》生不逢时，当时的香港经济正进入低潮，香港恒生指数由1973年初创下1700点的高峰之后大幅回落，到1973年7月恒生指数下跌到604点。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和香港实施灯火管制，市场情况更加恶劣，香港恒指到1974年12月创下150点的历史最低点。以财经为主题的《信报》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其成长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加上业务管理未上轨道，开始投资规模过大，以致亏损甚大。合伙人罗治平的退股，更使《信报》的经营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林山木只好忍痛割爱把新的印刷设备廉价卖出。报社也由香港柴湾几千平方米厂房，搬到北角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地方，总编辑室像个火柴盒，只能侧身而出入。据说，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由于无法发放工资，林山木把房子也卖掉了，而林太太也是典当首饰，以解燃眉之急。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就是最为鲜活的例子。我们也可想而知，当时《信报》得以生存下来的艰难是一般人难以体悟到的。随着香港经济的回升，《信报》也在生存的挣扎中慢慢地走了过来，1975年摆脱财政赤字，1976年情况开始好转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1978年起《信报》渐入佳境，开始步入顺利发展时期。在以后二十几年里，林行止一直伴随着《信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

当然《信报》得以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

可分。六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与经济开始向现代转型。在这过程中也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在学术训练、气质和价值观上，都与日趋保守的《明报》格格不入，他们需要新园地，针对新问题，作出他们的回应。这就是《信报》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沒有林山木和他因應时代所主张的新意识形态，《信报》就不可能出現，更谈不上取得成功。因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法则永远是任何个人、任何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林山木的生平看上去就是如此简单，除了到英国留学几年外，基本上就是办报纸写评论。但林山木以报纸这种大众媒体创造了写意的人生，写就了丰富的人生历程。现在林山木还是《信报》及《信报财经月刊》的出版发行人，骆友梅则保留报社董事职务。有一子一女，女儿林在山曾是港台节目主持人，现在接替掌管《信报》。

三、无冕之王：社会之利为本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广大民众不仅具有话事权，也具有知事权。他们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知道社会事件发生的真相，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而这些就是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的。因此，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新闻媒体只有以大众利益为主，才能为民众所接受，才能为民众所赞誉，这也是新闻媒体被誉为

“无冕之王”的根本。

从林行止主持的《信报》诞生之日起，近30年来，香港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工商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城市转化为金融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由封建保守、殖民心态转化为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这些使香港社会一直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过程中。面对着这种动荡不安的变化，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资讯，如何让民众辨别真伪，权衡利弊，也是新闻媒体大显身手之处。

林行止主持的《信报》通过诚实、公正、开放、辛勤及严谨的采访来报道香港社会发生的事事实真相，通过严密认真的理论分析来探讨事实后面发生的原因。这不仅满足了香港人对现代社会经济资讯与评论如饥似渴的需求，引导他们对前景不确定性的了解，也让《信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益强大，并赢得了香港民众的信赖。1997年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对香港报纸的公信力调查显示，《信报》是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新闻类报纸。在香港，尽管它的发行量不是最大，但在掌握香港政经、理解海峡两岸的局势、俯视国际局势的变化方面，《信报》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当然，《信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最主要的来自于其以社会公利为本的主旨，来自于林行止的生花妙笔，来自于对香港社会每一

次文化思潮发生的了解与把握。

林行止曾说过：“《信报》秉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永远守在保持警觉的岗位上，务必不被美丽或不美丽、无心或刻意的谎言所蒙蔽，更不容许与那压抑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的任何专横态度达成妥协，否则我们便很容易卷入集体愚昧、互相排斥、缺乏祥和而充满戾气的困厄中。”这就是林行止的真精神！这就是《信报》的真精神！

但是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百态的真相，并不是人人都高兴的，“某些事对某些人可能是不能入耳的噪音，我们若因此而避重就轻、隐恶扬善，《信报》的可信便随风而逝，由于这类令某人、某公司、某政党或某政府不快的事情发生在政坛、商界、股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信报》因此不可能是一份面面俱圆的公关性刊物。不难想象，为了寻求真相，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说，林行止的评论以社会公利为本，并没有在各种权贵、势力、利益集团及利诱面前退缩，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诗人戴天曾说过，林行止作品诚可谓大工程，“笔锋所至，切近肯綮，每能将纷扰世情，尤其中英港矛盾关系，剖析净尽，足以见独立敢言，无畏强横铮铮风骨，是故广受欢迎，藉为时代见证，是诚佳事，亦以见浊世滔滔，无厘头图文狂潮处处，具真知灼见评论，仍不罕珍而

藏之有心人”。对林行止的作品来说，戴天的评价最为中肯了。

四、传播新知：开民众心智

在中文世界里，在传播与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方面，《信报》的创刊与林行止的评论可谓开了先河。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报》海纳百川，让一些学有专精的经济学家以浅白的、趣味性的语言把深奥的经济学学术问题化为通俗性的文章。其代表为张五常教授。张五常教授从 1983 年开始写作《论衡》，基本上开启了一代风气，最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在张教授手中都可以化作民众容易知晓的通俗文章，最大牌的经济学教授都可以写民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上的小品文。从这之后，香港、台湾及内地一大批教授纷纷走出封闭自己的象牙塔，开始面向广大的民众。我正是在这过程中与张五常教授相识的，并有缘师从于张五常教授多年。多年来在与张五常教授的接触中，尽管有时候感到张教授的一些东西不可理喻，但怎么也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经济学的奇才，他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良多。他不仅影响着整个中文世界人们的经济学知识的更新、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现在静心地想一想，现在内地许多出台的政策，有多少不是张五常在多年前就已大声呼吁过的呢？

但是，如果没有林行止慧眼识珠，如果没有《信报》

为他们提供一块阵地，最大的天才也不可能光芒四射了。别看现在的报纸上关于经济评论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在当时，林行止要走出这一步是要有十分的智慧与勇气的。当然，《信报》的群英荟萃、议论生风也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信报》也由此生机勃勃。

另一方面，林行止用其生花妙笔持之以恒地来介绍经济学的新理论、新知识。因为，像张五常那样的专家，对经济事件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理论与自己的洞见，甚至会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但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在动荡不安与激烈变化的年代中，在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市场里，专家们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步伐大踏步地前进，是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渴望的。

林行止走的则是另一条。在过往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林行止除星期天及少许的病假之外，每天写一篇二三千字的评论，笔耕不辍。到 1999 年底，其作品已整理成皇皇的 68 巨册出版，足见其所花的心血与功力。正如林行止自己所言，他从事多年的政经评论写作，不仅使其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而且促使了他对现代知识永无止境的追求。

正是这种不断的写作，不断的知识追求，使得林行止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够及时地把握现代经济的新潮流、新理论。他不仅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对国际市场的风

云变幻，对大陆及香港经济的异常动向作深入浅出的分析、寻根究底的讨论，即使是民众毫不知觉的经济现象，他也能理出一条十分精辟独到的经济分析思路。翻开《林行止作品集》，它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贸易、工业、资金、股票、银行、地产、外资市场及财务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文字生动活泼浅白。读林行止的文章，不仅会使人感觉到自己在经济专业知识上的升华，发现所有的经济学就发生在你我之间，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而且成了人们的一种知识的追求与兴趣。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并非只教人们如何刻意经营谋划，也要帮助人们寻找习以为常的处世处事的思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根本不是处心积虑的手段，而是促成理性选择的部分元素，所以人们作经济分析时不得不考虑其缘由，剖析有关问题时也不得不加计算。这样经济学也不是“沉闷的学科”，而是有血有肉、有理性情感、置身于你我之间的日常用语。正是这种日常用语的经济学才能吸引人、打动人、启迪人。

林行止不仅用浅白的语言把复杂纷繁的经济问题生动活泼地描述出来，分析透彻，而且还广泛地传播与介绍经济学的知识与理论。从古典时代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代的凯恩斯、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从历

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宏言伟论，到一般经济学者的一己心得，林行止的介绍与评论无不涉猎。本人虽科班于经济学，一生职业为经济学研究，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从林行止的评论中得来。

翻开洋洋洒洒的《史威德作品集》（史威德为林山木另一笔名），翻开《原富精神》及其他林行止作品，人们一定会感觉进入了一个经济知识的博览会。而一篇《从教科书看经济学的进化》的文章，林行止能从书店内的书架上所看见的经济学类的一系列教科书，引带出整个现代经济思潮兴起与演进，引申出经济学进化的缘由，现代经济学的信息与知识尽览其中，既有趣味性，又有资讯性。又如《情人节前的情话》，林行止引用了多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去分析爱情的经济观，独辟蹊径，入木三分，人们读后岂不会联想多多？还有一篇《有前景无“钱途”的网络狂潮》，把互联网与兴起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电气、火车、汽车、电话及收音机等发明相比较，指出在其过程中，多少投资者对新发明的出现因过度兴奋，出现“非理性亢奋”而将巨额投资化为乌有；以一百多年前的股市为鉴，提醒人们不要陷入这“循环再造”的困境。这样的一些知识，这样的一些分析，在林行止的作品中应有尽有。

正是这些知识与分析，既传承了中国古代以来被边缘化的经国济世之学，又接继了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

的原富精神,从而改观了中国人传统的“轻商忘利”的观念,满足了香港民众对经济学知识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如饥似渴的需求,也符合了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正是在这意义上说,林行止的作品开启了香港乃至中国大陆的一代风气。

有人曾认为,林山木看通知识的虚幻,看透意识形态的多变,看穿知识分子的虚荣,使他知所依归,成功地适应时代变化,闯出另一条新路。但这条新路,并不代表什么理想,也不是未来文化希望之所在。由首至尾,如果林山木有什么理想的话,就是赚钱。如果人们只是看到一些文化幌子,便以为在沙漠中发现甘泉,并且一厢情愿地托付终生,矢志不渝,那就不仅无知可笑,更复可悲可怜。其实这种评论完全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上来评价现代社会。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外是民众生活、习惯、行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集合。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不是来自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不去反映民众的现实需求,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根本无法找到得以生存的生长点。植根于现实社会,植根于民众,这正是林行止作品得以生存的根本所在。难怪乎,有人所谓“1997年以后,《信报》会无多大市场价值”的预言,被事实击得粉碎!

五、林行止其人

对于林行止其人,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从《信报》的林